

张志夫◎著

风行 谍影



 远方出版社



张志夫 著

风行 谍影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行谍影 / 张志夫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555-1035-2

I. ①风…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0712 号

风行谍影

FENG XING DIE YING

作 者	张志夫
策 划	苏那嘎
责任编辑	于丽慧 董美鲜
责任校对	海 然
封面设计	杨 洋
版式设计	王改英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编 010010
电 话	(0471) 2236470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字 数	465千
印 张	27.5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1035-2
定 价	56.00元

目录

Feng Xing Die Ying
风行谍影

第一章	少年轻狂	1
第二章	血沃忻口	17
第三章	兵败中条	30
第四章	不白之冤	40
第五章	冤家聚头	51
第六章	金雕行动	63
第七章	河清公寓	76
第八章	咄咄怪事	90
第九章	招降纳叛	104
第十章	斗而不破	117
第十一章	引火烧身	128
第十二章	杀父之仇	141
第十三章	定时炸弹	153
第十四章	猫捉耗子	168

第十五章	秘密抓捕	184
第十六章	装神弄鬼	197
第十七章	插翅难飞	212
第十八章	同床异梦	226
第十九章	坐地侦探	245
第二十章	挑拨离间	257
第二十一章	危机四伏	272
第二十二章	兴师问罪	288
第二十三章	里应外合	304
第二十四章	午夜爆炸	320
第二十五章	天狼计划	338
第二十六章	栽赃陷害	352
第二十七章	箭在弦上	368
第二十八章	敲山震虎	382
第二十九章	大义灭亲	395
第三十章	嫁祸于人	412
第三十一章	赴汤蹈火	426

第一章 少年轻狂

1931年秋。

几声狺狺犬吠之后，小城就在惯常的悄无声息之中沉睡了。

暗夜里，闪出几团黑影。郭世举带着姚远程和冯骥去街上张贴宣传抗日救国的标语。在抗日救国浪潮的冲击下，冯骥虽然已是热血沸腾，可还是第一次参与具体活动，不免心里有点紧张，老是东张西望的，刷糨糊的手也抖个不停。郭世举就鼓励冯骥道：“在抗日救国的道路上，别看我们现在只是张贴一下宣传标语，但可以唤醒沉睡的广大民众，拿起枪杆子抗击日寇，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你等着看吧，早晚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光复东北三省的。”郭世举的一席话，稳定了冯骥的情绪。冯骥在路过自己居住的院落门口时，还在大门一旁张贴了一幅标语。

次日一早，魏成栋、彭辉、冯骥和魏秋红出大门去上学，魏秋红不经意间发现大门一旁有一幅标语，就惊叫道：“你们看，标语！”

魏成栋、彭辉和冯骥都止住了脚步。冯骥煞有介事地道：“还真的是呢。”然后念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

彭辉道：“糨糊还没干呢，肯定是昨晚的事。”

魏成栋一挥手：“管这么多干什么。走！上学去。”

冯骥道：“万一日军打到我们这里来，你会怎么办？”

“到时候再说呗。”魏成栋继而骂道，“乌鸦嘴。”冯骥被骂，却也没还嘴，因为他也不想日军打到这里来。可是，他却一语成谶了。

这天夜里，沛县中学已经下自习课，同学们多已上床休息。可就在这时，沛县国民党宪兵队却悄悄地包围了沛县中学。凡能够走出人的大小门，或是能够跳出去的矮墙，都布置了严密的岗哨。突然，一阵吵嚷的声音从前院传来，国民党宪兵队破门而入，闯进了沛县中学。刀枪相撞的铿锵声、布置抓人的叫喝声，顿时使沛县中学陷入紧张的状态。

班长姚远程想到院子里看看动静，一开门，只见门口已被岗哨封锁。一个国民党宪兵用刺刀对着姚远程的胸膛道：“退回去，任何人不准随便走动。”

姚远程和他争吵起来：“我们是学生，这是我们的学校，为什么不让我们随便走动？”

那位国民党宪兵凶巴巴地道：“不准随便走动就是不准随便走动，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再乱动就把你们和郭世举一起抓走。”

这时，姚远程才明白，原来今晚他们是来抓郭世举老师的。

不大一会儿，几股分别抓人的宪兵在沛县中学礼堂门口的广场上集合了。姚远程看到，郭世举、校长苗帆、美术老师范烟雨，还有庶务主任杨桂星，相继被带到礼堂门口的广场上。这时，各个寝室的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拥了出来，冲破宪兵的岗哨，集合在礼堂门口的广场上。姚远程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们的老师和校长？”

一个当官模样的人道：“因为他们是共产党，我们是奉命来抓他们的。”

姚远程义正词严道：“日本鬼子侵占我东北三省，你们有枪怎么不去打日本鬼子，却要在手无寸铁的中国人面前逞强要横？”

“和我们说这些没有用，你有本事去和蒋委员长讲理吧。”一个不耐烦的宪兵嚷道。

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要放掉一个”的剿共方针下，他们要抓什么人，要杀什么人，根本没什么道理可讲。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庶务主任杨桂星是潜伏在沛县中学的国民党特务，由于他的告密，宪兵队才逮捕郭世举、苗帆和范烟雨的。他们之所以把杨桂星也抓了，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

同学们看见郭世举在国民党宪兵的刺刀面前，表现出的那种大义凛然的神色和他临去时昂首阔步的身影，不由得失声痛哭。姚远程大声道：“我们的老师和校长被国民党法西斯无缘无故地抓走了，他们的生命安全有什

么保障？这到底是公理还是强权？”

同学们的哭声更高了。

姚远程大声疾呼：“同学们，哭有什么用，眼泪能救出我们的老师和校长吗？我们要组织起来，跟国民党沛县当局进行不懈的斗争。我们要到县政府、县党部去抗议，去要人。同学们，敢不敢去？”

“敢！我们要斗争！”全体同学几乎是一个呼声。

姚远程高声道：“我们要像前线抗战的将士那样，即便是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他们手里有枪，我们手里有童子军棍，我们要打出一条真理来！”

同学们义愤填膺，呼声震天。

这一整夜，全体师生都没有睡觉，全校陷入了激动、愤怒、紧张和动乱的气氛之中。

第二天一大早，学生会就宣布以班级为单位，拿起童子军棍，上街游行。被指定做宣传工作的同学们上街贴布告、刷标语，向全县人民宣布：沛县中学全体师生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无理抓人而进行罢课。

因魏成栋、彭辉、冯骥和魏秋红是走读生，所以郭世举被抓的场面他们没有看到，但是，在冯骥的影响下，魏成栋、彭辉和魏秋红也都参加了这场为营救郭世举等人而进行的激动人心的罢课斗争。这时的冯骥虽然对这场斗争的实质和意义还似懂非懂，但只有进行斗争才能取得真理这种直观的概念，在他年轻的心灵里却也初具雏形了。

魏成栋平时就对学习不那么刻苦认真，现在有机会不上课了，自然开心，也想跟着看热闹，便唯恐天下不乱似的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游行队伍刚上街，魏成栋就往林丽跟前凑了。也难怪，林丽大概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不但亭亭玉立，还有着倾世容貌。皓齿朱唇，细长的柳眉，秀挺的瑶鼻，如画的眉眼，如玉脂般的肌肤，一颦一笑皆动人。

魏成栋和林丽不是一个班的，平时也只能隔山隔水地感受一下林丽的美貌，偶尔和林丽擦肩而过的时候，也想搭讪几句，可林丽那冷美人的气质又让他没有底气。而事后，又后悔难当，那种落寞空虚的情怀，就会变成无可告慰的寂寞。有时他也奇怪，自己怎么会变得如此懦弱和猥琐了呢？简直不可思议！

脑袋掉了不过碗大的疤痢，有什么可怕的！

于是，他凑到林丽跟前，像是不期而遇，又明知故问：“他们为什么要

抓郭老师啊？”

林丽侧脸扫了魏成栋一眼，翘起嘴角露出一丝嘲弄的微笑：“你也是沛县中学的学生？”

林丽竟如此问，魏成栋不免有点汗颜，想着这丫头也太能装了！

魏成栋调皮捣蛋的名声在外，林丽怎么会不知道他呢？林丽很清楚，魏成栋是有意接近她的，又见魏成栋那尴尬的样子，忍不住会心一笑。

“在同学们的眼里你是冷美人一个，可在我眼里……”魏成栋就此打住，想故弄玄虚。

“我什么时候跑你眼里了？你的眼眶子能装一个大活人？”林丽才不上魏成栋的这个当呢，继而道，“魏成栋同学，玩点新鲜的吧。”说完，便加快了步伐，把魏成栋无情地甩在了后面。

魏成栋恼羞成怒，暗暗发誓：“林丽，我一定要把你搞到手！”

游行队伍冲进了县政府，可县长早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就连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宪兵也不敢轻易碰同学们一下。魏成栋可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主，趁机带头用童子军棍把县政府的大堂砸了个稀巴烂。冯骥见大堂上还悬挂着孙中山亲手写的“天下为公”的匾额，就讥讽道：“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现在哪里还有天下为公？只剩下天下不公了。”

天刚黑下来，忽然传来一道消息，国民党县政府要连夜把郭世举等人押送到徐州监狱去。已经游行呼喊了一天，显得有些疲惫的学生队伍，顿时又激愤起来。姚远程高声道：“我们决不能让国民党县政府把郭世举老师送到徐州监狱去，人一到徐州监狱，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冯骥高声道：“我们要组织一部分队伍设法阻拦汽车，在汽车出城后去救郭世举老师。”

快速吃过晚饭后，姚远程就带领一班人马到了南门外，布置在了公路两旁。

入夜之后不久，县政府押送郭世举的汽车果然出了县城。不是一辆，而是七辆，同学们也弄不清楚到底哪辆汽车上押有郭世举。

姚远程振臂一呼：“同学们！快卧倒，躺在马路上，看这些国民党恶棍敢轧死我们！”

于是，一百多个学生黑压压一片躺在了汽车前面的马路上。

这的确是一个妙招，汽车司机只能按喇叭，一步也不敢前进。最后，

汽车队终于退了回去。

为了防止县政府押解郭世举等人的汽车突然冲出城，学生们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守候在南门外，这一罢课和营救斗争，持续了一个星期，但最后，由于县政府押解人员抄小道离开县城，又被丰县县政府的汽车接走，郭世举等人还是被押解到了徐州监狱。沛县中学为了营救郭世举等人所进行的罢课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同学们的心血没有白费。经过这次斗争，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阶级觉悟，增长了斗争的经验，也初步显示了知识界青年一代的力量。

魏成栋没话找话骚扰林丽的事，不知被谁传到裘风的耳朵里了。这还了得！

裘风和林丽是一个班的同学，早对林丽垂涎三尺，但凡有人对林丽表现出好感，他都会重拳出击，俨然一个护花使者。裘风早想和魏成栋交手切磋一下了，可总感觉机会不佳。如今机会来了，岂能放过！这天下午放学后，裘风把魏成栋约到操场，道：“听说那天游行时，你骚扰林丽了？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魏成栋走到哪里都有一份狷介而立的自命不凡，此刻，见裘风一副兴师问罪的样子，笑眯眯地道：“骚扰？我不知道骚扰是什么意思。”

“知道什么叫调戏吗？也就是那个意思。”

“原来骚扰和调戏是同义词啊！啧啧！你现在就是在骚扰我，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在调戏我啊？”魏成栋说完很夸张地大笑了起来。

“我调戏你？操！”裘风吐了一口唾沫。

魏成栋知道林丽不待见裘风，就讥笑道：“是林丽告诉你的吗？”

“这重要吗？”裘风玩起了外交辞令，以攻为守。

“要是林丽告诉你的，怕你当时就来找我麻烦了，哪会拖到现在，并会以此为荣的。裘风，林丽对你不假辞色，这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滋味不那么好受吧？”魏成栋脸上露出轻蔑的微笑。

“那是我的事，你管得了吗？”裘风有点恼羞成怒了，脸上突现杀机。

“你的事我管不了，也懒得管，可你也别六国贩骆驼管老子的事！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魏成栋说完，拂袖而去。他哪里容得别人翻他的眼皮子。

裘风望着魏成栋摇头晃脑的背影，分明是牛梭头板不直，就恶狠狠地道：“魏成栋，你他娘的活腻了！”

魏成栋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也不尿裘风这一壶，就回头道：“谁的裤裆破了，露出你来？你以为你是谁？别他娘的以为没有壶盖就没有盖壶的！”

裘风哈哈大笑：“魏成栋你他娘的算是跟老子结下梁子了，骑着毛驴看唱本，咱走着瞧。”

魏成栋可不是个愿意落下风头的人，也想在士气上先胜一筹，就扯着嗓门道：“到时候，你别他娘的张飞卖豆腐，人硬货不硬！”

晚上睡觉的时候，魏成栋就把和裘风在操场上斗嘴的事告诉给了彭辉和冯骥。

冯骥眉峰蹙起，面色严肃，忧心忡忡，声调深沉地道：“裘风可不是个善茬子，有名的小混混，若是得罪了他，今后可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彭辉道：“裘风还有‘哼哈二将’，一个叫刘喜子，一个叫花勇。刘喜子刀子不离身，那花勇出手就把人往死里打，凶悍得很。”

“那天游行的时候，我也就和林丽讲了两句话，关他屁事！今天可是他裘风挑衅于我，而不是我无事生非。你俩怕他们，我可不怕！大不了和他们拼一个你死我活。”魏成栋一脸混世魔王的杀伐之气。

彭辉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道：“看你这话说的，不是怕，是提醒你。其实，我早看那三个小子不顺眼了。”

此情此景，冯骥也不能示弱了，就硬着头皮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娘的！谁怕谁！”

魏成栋拍了一下冯骥的肩膀，兴致勃勃道：“冯骥这话提气。人活着，就是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裘风不是依仗他爹是警察局局长嘛！老子打的就是他娘的警察局局长的儿子，别让人看我是吃柿子的，专捡软的捏。”

魏成栋的煽风点火起了应有的作用，彭辉侠肝义胆：“是该有人杀杀那三个恶棍的威风了，别以为沛县中学就是他们三个人的一亩三分地。”

冯骥辗而笑道：“我等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魏成栋一本正经地道：“这好像是地藏菩萨的一句话。有些话，我们平时在嘴上说说很是轻松，当真身体力行的时候，就知道那分量有多重、内涵有多深，是多么不容易了。”

冯骥一拍胸脯，硬声硬气地道：“成栋，你就放心吧，我和彭辉何时当过熊包？”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我当然知道！”

次日一早，魏成栋和彭辉、冯骥、魏秋红去上学，正好在学校大门口遇见了裘风和林丽。

魏成栋嬉皮笑脸地道：“林丽，这是我妹妹魏秋红，请多关照。”

林丽也是为了气气裘风，就嘴角弯如弦月般微笑着道：“秋红，你好。”

魏秋红不知道其中的奥妙，就拉住林丽的手，十分亲热地道：“林丽姐，你可是我们学校的校花，能认识你我很高兴。”

林丽很友好地道：“早就听说魏成栋的妹妹魏秋红冰雪聪明，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能够认识你我也很高兴。哪天我带你去我家玩。”

“那太好了。”魏秋红有点受宠若惊了。

魏成栋跟在林丽和魏秋红的后面，像是刚和林丽一圈圈套上的草帽亲戚一般，心中流动着一种翳然林水的欣喜，很是得意扬扬。

裘风跟在魏成栋后面恨得咬牙！

上完晚自习课，回到家里，冯骥道：“成栋，你真的喜欢林丽吗？”

“你说呢？”魏成栋玩起了外交辞令。

“既然如此，何不把她弄到手？”冯骥也是个喜欢热闹的人。

“如何把她弄到手啊？”这正中魏成栋的下怀，戳到了他的痒痒处，立马来了精神。

“这不是刚一说嘛！哪能这么快就有主意了。”

“你可是我们三个人中的小诸葛，这个光荣的任务可就交给你了。哈哈！”

冯骥自言自语道：“这得出怪招，剑走偏锋。”

魏成栋附和道：“是这个道理。”

冯骥突然用右手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兴高采烈地道：“有了！”

魏成栋眼瞪得跟牛蛋样：“真的有了？”

冯骥像唱戏文一般，拿腔作势道：“英雄救美！”

彭辉笑道：“这可是一出好戏，可具体怎么唱啊？”

冯骥眯缝着眼睛，摇头晃脑，面授机宜。

彭辉拍着巴掌道：“妙！妙！妙不可言。不要说，那个蒙面人非你莫属了。”为了坐实冯骥当蒙面人，他又道，“想当年，你为了让成栋抱青衣白莲花的腿，可是承诺过的，要是说话不算数就是个王八。”

魏成栋拖着长腔，慢条斯理地道：“为了这，我可是挨了板子的。”

彭辉笑道：“还尿了裤子的。”

魏成栋很自豪地笑道：“可不是嘛！”

冯骥用铅笔的后头，在书本上顿了顿，道：“成栋，直到现在我还在纳闷呢，你怎么一挨板子就尿裤子啊？你胆子应该比豹子胆还大啊！”

“要不尿裤子，还不知道要挨多少板子呢。”魏成栋笑着一语道破天机，冯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惊诧道：“这么说你是成心尿裤子的了？”

魏成栋一副自命不凡，自鸣得意，自我陶醉的样子：“哈哈！不可以吗？虽然我比你们俩淘气多了，可我挨板子的次数最少。哈哈！”

彭辉也斜了魏成栋一眼：“看你这德行，那是我爷爷怕把你打出病来。”

冯骥讥笑道：“成栋尿裤子原来是智慧的结晶，想不佩服都不行。”

彭辉道：“我挨板子的时候可想不起来尿裤子，一没有那个胆，二没有那么多裤子支持。”

三个人一阵哈哈大笑。魏成栋道：“我要不尿裤子，爷爷能把戒尺折了嘛！爷爷要不把戒尺折了，你们俩得多挨多少次板子！你们俩还没感谢我呢。”

冯骥和彭辉笑呵呵地异口同声道：“可不是嘛。”

魏成栋有预谋地感慨道：“那次和大老王干仗，是我们三个人最愉快的一次合作。”

冯骥和彭辉又异口同声道：“可不是嘛。”

魏成栋上学是要经过大老王家门口的。大老王家养了一条大黑狗，牛犊子一般，皮毛光亮。说也怪，只要魏成栋从此经过，大黑狗就要对他一阵汪汪叫。魏成栋本来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不是拿砖头砸，就是拿棍与其对抗。那大黑狗也不示弱，龇牙咧嘴，硬是往魏成栋身上猛扑。虽然有彭辉和冯骥相佐，他们三个人还是多次被大黑狗追得屁滚尿流，狼狈不堪。

有一天冯骥眯缝着眼睛、摇头晃脑给魏成栋出了一个歪主意，魏成栋听后大喜。

那天，三个人吃过午饭说说笑笑又去上学，经过大老王门口时，那大黑狗又追着他们三个人一阵嚎叫。魏成栋又故意引逗，那大黑狗就越追越远。这时，魏成栋掏出一块滚烫的烧红薯，砸向了大黑狗。那大黑狗凶猛地就把那块红薯咬住了，可立马就嚎叫了起来，甩了半天头，才把那块红薯甩掉，然后嚎叫着逃跑了。回到家里，大黑狗依然嚎叫。大老王掰开大黑狗的

嘴，见狗嘴里满是血泡，而且还有残留的红薯，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立马火气冲冲地去学校了。

彭道远把魏成栋、彭辉和冯骥叫了出来，魏成栋抻着腰，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你家大黑狗被烧红薯烫了，关我们三个人屁事！难道大黑狗对你说是我们三个人干的了？”

大老王道：“刚才大黑狗可是追着你们三个人玩的，也就屁大的工夫就嚎着跑回家了，不是你们三个人干的能是谁？”

魏成栋一副得理不饶人的德行，反唇相讥道：“你家大黑狗追着我们三个人咬，原来你看见了？那你怎么不管呢？那是追着我们三个玩的吗？难道非要把我们咬伤了咬死了你才管？难道我们三个人的性命不如你家一条仗势欺人的狗来得金贵？”

彭辉起哄架秧子道：“狗仗人势呗。”

冯骥也跟着起哄架秧子道：“说真的，你家大黑狗还不如你可怕呢。”

彭辉道：“成栋，你要是扔几块现大洋估计没人找上门来。”

“可不是嘛！”

大老王道：“我看你们三个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好汉做事好汉当，不敢当，就别做啊！”

魏成栋才不买大老王的账呢，一副轻蔑的样子：“我们三个人怎么能跟狗一样呢！我们三个就要上课了，恕不奉陪！”

冯骥用右手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跟着魏成栋屁股后面走了。大老王也不是个熟柿子：“你小子不地道，我找你爹评理去。”

魏成栋扭头笑道：“你最好找我爷爷评理去。”魏成栋的爷爷已经去世两年多了。

大老王在回去的路上，居然把那块红薯找到了。路过自己家门时，他听见大黑狗仍在哀嚎，就更来气了，便大步流星去了魏成栋家，见到魏洪烈就问：“洪烈，你家烧红薯吃了吗？”

魏洪烈自然不知道其中的个案，纳闷道：“成栋要吃，倒是给他烧了一块。怎么了？”

大老王愤恨道：“不是你家成栋要吃，而是你家成栋想把我家的大黑狗烫死。”

魏洪烈一脸迷茫，道：“会有这种事？”

“我四十好几的人了，能给你胡说八道？你看看是不是这块？”

“都被狗咬成这个样子了，还真的不好说呢。这样吧，等他放学后，我问问再说吧。”

大老王气呼呼地又去了学校。彭道远又把魏成栋、彭辉和冯骥叫了出来。大老王道：“魏成栋，我刚去了你家，你爹说了，吃午饭时你让家里烧了一块红薯，不是你，是哪个干的好事！要是我家大黑狗有个好歹，看我怎么收拾你。”

“吃午饭的时候，我的确让家里烧了一块红薯，我嫌不好吃，可又不敢在家里扔，就在上学的路上随手扔了，不可以吗？”魏成栋扭头又问彭辉，“是不是这样的？”

彭辉言之凿凿道：“是！”

“冯骥，是不是这样的？”

“是！当时我还有点生你的气呢，你不想吃，给我吃啊！我可是最爱吃烧红薯了。”

魏成栋煞有介事道：“你这家伙真是的，怎么不早说啊！要是让你吃了，怎么会出这档子事！”

冯骥气哼哼地道：“这能怪我嘛！你说扔就扔了，连个机会都没给我啊！”

魏成栋油腔滑调道：“晚上我让伙房多烧几块，让你吃个够。俗语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岂止热豆腐，还有烧红薯呢。不信你试试，不把你的牙烫掉就是万幸了。”

冯骥咧嘴笑了笑，道：“我还想留着一副好牙口吃烧饼卷狗肉呢。”

魏成栋在冯骥的脑门上戳一指头，嘻嘻哈哈道：“看你这副馋样，人家大老王家的狗还没死，你就惦记着烧饼卷狗肉了？”

大老王傻在那儿了。

放学后，彭道远气呼呼地来到了魏家，要魏洪烈处理那公案。魏洪烈道：“吃午饭时成栋让家里烧了一块红薯，谁承想是他拿去作恶呢！该打！”

“彭辉和冯骥是共犯，都该打！”彭道远说完就拿出戒尺，先打彭辉，又打冯骥，最后才打魏成栋。

魏成栋哭着又尿裤子了。

彭道远见魏成栋的裤裆湿了一片，愣了片刻，冷然把戒尺拦腰折断，愤然扔在地上，长叹一口气走了。

大黑狗再见魏成栋，掉头就跑。狗通人性，大黑狗心里说：“你是俺爹，俺惹不起你，还躲不起你嘛！”

魏成栋躺下不一会儿，就想起了他第一次挨板子的情形。

魏成栋七岁那年，他爹魏洪烈给他和他妹妹魏秋红请来了私塾先生彭道远，可魏成栋哪里坐得住，一上午得跑出去七八回拉屎撒尿，一个星期过后说上学不好玩。无论魏洪烈如何哄劝，他就是哭闹着不登那道门槛了。万般无奈，魏洪烈就让彭道远的孙子彭辉和账房先生冯大全的儿子冯骥伴读。

彭道远教的是四书五经，按照他当年当学生时先生的套路，先是领着学生背诵后讲解。一段课文，魏成栋要背好多天。他一天到晚想着法子玩，根本没心思学习，字写得也如同鬼画符一般。彭道远来向魏洪烈反应魏成栋的学习情况，魏洪烈就道：“有道是严师出高徒，你当先生的难道没有戒尺吗？”

彭道远苦笑道：“少爷可是我打的？”

“他在你那儿是学生，不是少爷，怎么打不得？照打不误！”魏洪烈黑着脸道。

魏洪烈和彭道远的对话被魏成栋听了去，也只是皱了皱眉头。

翌日，彭道远讲解《论语》：“《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纂而成，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通体本《论语》共二十一篇。《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彭道远讲到这儿，发现魏成栋目光游弋，就知道他又走神了，便提问道：“魏成栋，通体本《论语》共多少篇？”

冯骥见魏成栋未站起来，就用胳膊肘轻轻地捣了魏成栋一下，魏成栋这才回过神来，可也只能呆呆地站在那儿了。

彭道远又道：“魏成栋，通体本《论语》共多少篇？”

魏成栋自然答不上来，就站在那儿嬉皮笑脸地挠头皮。

“该打！”彭道远手握戒尺过去，抓住魏成栋的左手，就朝手心不轻不重地打了三下，没想到魏成栋却嚤嚤地哭了起来。